

道
藏
考
略

曲
繼
皋

道藏考略目錄

- 一 緒言
- 二 道藏之組織
- 二 道藏之分類
- 四 道藏之配運
- 五 化胡經之被禁
- 六 道藏之書目
- 七 道藏之存放
- 八 結論

道藏考略

曲繼皋

(一)緒言

在兩年前，即一九三一年的時候，也是正當着明媚的春天，從保存古籍的聲浪中，激起了兩次波紋：一次是山東掖縣海南寺佛藏的被焚；一次是國立青島大學請求保管嶗山的經藏。突然兩種問題，接踵發生，頗與人以重視。結果，掖縣殘餘佛藏，竟弄成收存山東省立圖書館，而國立青島大學雖奉教育部指令，與地方協同辦理，但不久學校改組，也就無形停頓。

普通所謂經藏，乃包括佛藏道藏而言。

關於佛藏的研究，無論對於人的方面，或著述方面，都覺極為豐富，這也是由于牠的根深蒂固，合有真正策源地的關係，是無可諱言的。道藏則不然，一向被中國士大夫謔為異端外道，自出世以來，不獨不能跑出國外，就是在國內，也幾乎無一日不在掙扎之中。其實佛藏雖意旨精奧，然多屬于理論，道藏雖覺荒誕無稽，而半切于實用。故不管其起身微賤，為方士所假託，仍歷數千年，尚能與佛藏巍然並存者，未嘗不是賴有此耳。道藏裏面的燒鉛鍊汞，醫藥，技擊，無往而不是科學，就是從前方士所玩的那一些把戲，也逐漸可以拿科學來證明的。處此提倡科學救國的時期，覺得研究道藏，似乎比佛藏還重要些，所以我暫且撇開佛藏，先談道藏。

欲明瞭道藏的內含，首先要知道道藏的歷史，可惜道藏在中國目為方士之學，不為人所

重視，不獨傳本任其散落，無人蒐集，而關於研究道藏典籍的記載，經史上更尋不到一些蹤跡。就所見者，僅有明季道士白雲霽所著道藏目錄詳注，所述的祇是道藏的分類合題解，至于道藏集成的沿革，仍是沒有涉及。本來按着現有的書籍作評論，這是一件容易的事，若想到毫無材料的發現，而去作一種歷史的考察，結果不是變成憑空捏造的演義，就是充滿空洞的理論，所以到如今找不到一篇真正可以會使人滿意的道藏沿革記述。

我來青島于遊過嶗山之後，便想仿說嵩合廬山遊記的體裁，來寫一篇說嶗，決定之後，即開始蒐集關於嶗山的史料，因嶗山太清宮藏有道藏一部，凡有關於道藏之記載，也在搜羅之列。但是截至現在，仍是所集無幾，不過僅是些星星滴滴。材料雖是這樣艱難，我却饒有興趣，並不能因此而減少我的前進。我認為這是一個偌大的問題，將來很有分出來寫的必要性，同時要分出來寫的還有幾種，現在已有籌備的是張三丰考。我並不是希望速成，我是有兩種目的：一種是認為這個問題複雜，不定要寫到什麼地方，才能完成，最好先加以整理的工夫；一種是集存材料過多，恐有遺失錯落之虞，勢須作一總匯。我寫這篇也是這樣的動機，不務高論，祇求實際，除去浮詞，祇寫史料，雖小道或有可觀。

(一) 道藏之組織

按道家之書，始於周，盛於漢，極於晉唐，其初並無所謂道藏之組織，乃自劉歆爲七略，班固因之而志藝文，王儉阮孝緒爲七志七錄，魏徵因之而著經籍四部之制，至唐而定，後沿其制，陸續將各書分門別錄，遂使道教之書，無形中漸積合一處，故逐漸具有道藏之莖形，但尚無道藏之名稱。

自漢以來，舉凡方士之道術，及一切占卜星緯之法，皆併入道教之中，故道藏之書，雖形繁多，而駁雜乃不可倫。今以漢書藝文志所載，稽之道藏所收者，內有

道家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在初期之道書，原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玄素，吐納導引，禁呪符籙之事，多擇諸子之書，有去健羨處冲虛者，集而合之，別爲道家。故漢書藝文志稱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又說：「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足見全是些修真養性的著作，歷代藝文志分類，也多取此意旨，班志藝文，於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隋書藝文志，道家之外，復有道經，附於四部之末；元史藝文志，於道家之外，復列釋道類。

秦漢的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卽依託黃帝，亦非道家之說。故漢書藝文志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向雖誦習鴻寶，篤信神仙，而典校秘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相混殺。東漢桓帝好神仙，祠老子，漢中張修使人爲茲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茲令，神仙之附會道家，實昉於此。抱朴子內篇乃古之神仙家言，雖自以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種，絕無道家諸子在內。魏晉之

世，玄言日盛，經術多岐，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溷於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實。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石符呪爲旁門，黃白玄素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谷神不死，羽化登真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禮，製微重妙，且欲併釋儒而一之，自此而漢晉相傳神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溷，道藏遂蔚成大觀。

道經之最早者爲太平經。後漢書襄楷傳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宗，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太平經現存道藏中，在太平部，凡一百十九卷，云多缺卷。

晉以來，道經已甚繁，葛洪曾蒐集當時所有道經，載入抱朴子遐覽篇。他說道經有三皇內文，天文，元文，混成經，玄錄，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下仙經，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曆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太平經，九敬經，甲乙經，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敖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當作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躡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躡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臥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

菌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塊雜芝圖、五嶽經，隱守記，東井圖，慮元經，牽牛中經，王藏本彌記，臘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入室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九奇經，便生經，四衿經，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百守攝提經，丹壺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廚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原注一作氣一經，枕中黃白經，白子原注一作帛變化經，移災經，厭禍經，中黃經，文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原注一作時候一經，神光原注一作仙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天經，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廚經，微言，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闕記原闕，協龍子記，九宮，三
五中經，寘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玄示經，箕山經，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舉形道原注一作題成經，道機經，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幼化經，詢化經，金藏本華山經，鳳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王藏本子五行要真經，小餅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經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

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八五毒中記，休糧經，採神藥
治作祕法，登名山渡江海勅地神法，趙太白囊中要，人當作溫氣疫病大藏本禁，收治百鬼
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興利宮宅官舍法，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里高丘先生法
記，王喬養性治身經，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算經，道士奪算律，移門子記，鬼兵法立亡術練形
記，郝公道要，角里先生生長生集，少君道意，樊英石壁文，思靈經，龍首經，荆山記，孔安
仙淵亦斧子大覽，董君地仙却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通天符
，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
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元武
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符，七符，大捍扼符，玄子符，武孝經，
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義符，禹躡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
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女符，玄精符，玉歷符，北臺符，陰陽大鐘符，枕中
符，治百病符，厭怪符，壺公符，九臺符，六甲通靈符，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軍火召
治符，玉斧符，此皆大符，其餘小者，不可具記。現在據以上所舉已有二百五十餘種，共合
一千三百八十七卷之多，道藏之盛，可見一般。

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賜之雲中音誦科誠二十卷。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真經，劾召百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

宋簡寂先生陵修靜常撰經目，共有藏經一萬八千一百卷。

劉宋明帝泰始七年（公元四七二），考功郎中校勘道書六千三百餘卷。

後周法師王延撰珠囊經目八千三十卷。

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講經由老子爲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

隋書經籍志：

道家七十八部，五百二十五卷。

道經三百七十七部，共一千二百一十六卷；其中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餌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籙十七部，一百三卷。附於四部之末。漢書藝文志內房中別爲一類，今則併入道經中了。

唐時認老子爲同宗，道德經爲學生必修科目，故道教愈盛。

開元中，列道經爲藏目，曰三洞瓊綱總目，凡三千七百四十四卷。
明皇御製瓊綱經目五千七百卷。

天寶元年（七四二），詔號莊子爲南華真經，列子爲沖虛真經，文子爲通玄真經，亢桑子爲洞靈真經。亢桑子在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則作亢桑子，實爲一人。

唐尹文操撰玉緯經目七千三百卷，厥後離亂，或至亡缺。唐文宗太和二年（八二八）太清宮使奏陳，現存五千三百卷。黃巢之亂，靈文秘軸，焚蕩之餘，漫無統紀，幸有神隱子，收合餘燼，拾遺補缺，復爲三洞。

舊唐書藝文志：道家一百二十五部，其中老子六十一家，莊子十七家，道釋諸說四十七家；凡九百六十卷。所謂釋者，僅是一小部份，附於道教之末。

唐書藝文志：道家共一百三十七家，七十四部，一千二百四十卷。失姓名三家，玄宗以下不著錄一百五十八家，一千三百三十八卷。總一百三十七家，一百七十四部，內分釋氏二十五家，四十部，三百九十五卷，失姓名一家，玄琬以下不著錄七十四家，九百四十一卷。神仙三十五家，五十部，三百四十一卷，失姓名十三家，自道藏音義以下，不著錄六十一家，二百六十五卷。

這裏面有很可注意的，就是崔滉薛稷沈佺期合道士史崇玄等，合撰的道藏音義目錄一百一十三卷，實爲道藏名稱見諸史書之始，可惜原書現在已不能見，不得窺其內容。

宋眞宗崇奉佛道二教，於一〇一五年，敕佛道二家，將二道衝突之經文廢除，時宰相王欽若主張道藏中仍留老子化胡經。遣官校定道藏，事見道釋志。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讎校，去其重複，裁得三千七百三十九卷。大中祥符中（公元一〇〇八以後，一〇一六以前），命王欽若等照舊目刊補，以杭州道藏不完，乃以祕閣道書付之。事竣於一〇一六年，共得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其中

洞眞部六百二十卷，

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

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

太眞部一千四百七卷，

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

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

正一部三百七十卷，

共七部，裝成三百一十一帙。然修校未善，翌年，又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

張君房謫官寧海時，聖祖降朝廷，盡以祕閣道書付杭州，俾戚綸陳堯佐校正。綸等同王欽若、君房專其事。至一〇一九年編成進之，君房銓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分爲四百六十六篋，以千字文編其號。復掇其蘊奧，總萬餘條，成雲笈七籤一百二十二卷，仁宗時上之。那時修編道藏的情形，從雲笈七籤裏面張君房所作的序文，即可窺見一般，茲錄其一段：

「大中祥符中，盡以祕閣道書，太清寶鑑，出降餘杭，俾知郡故樞密直學士戚綸，漕運今翰林學士陳堯佐，選道士冲素、大師朱益謙，馮德之等，專其修校，俾成藏而進之。然其綱條漫漶，部分參差，與瓊綱玉緯之目，舛謬不同，歲月坐遷，科條未究。綸等上言，以臣承乏，故司徒王欽若等修理道書，亦誤以臣爲可使，明年除臣著作，俾專其事。於時得所降道書，并續到蘇州舊道藏千餘卷，越台兩州舊道藏經本亦各千餘卷，及朝廷續降到福建等州道書，明使摩尼經等。與各道士，依三洞綱條，四部錄略，而銓次之，僅能成藏，都四千五百卷，起千字文，天字爲函，終于宮字，得四百六十字，題曰大宋天宮寶藏，距天禧三年（一〇一〇）九）春，寫錄成七部以進。」

雲笈七籤現存道藏中，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四部叢刊內，亦有影印本。

以上最奇特的，就是明使摩尼經之加入，蓋道藏因與佛藏競爭，雖明使摩尼教經，亦不憚儘量收入，以形其多。其編入道藏的，有二宗經三際經二種。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乃富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於亳州明道宮。復假稱白樂天詩云：

靜覽蘇隣傳，

摩尼道可驚。

二宗陳寂默，

五佛繼光明。

日月爲資敬，

乾坤認所生。

若論齋潔志，

釋子好齊名。

以此八句，表於經首，奈檢樂天長慶集，並無蘇隣之詩，樂天知佛，豈應爲此不與之詞，特借之以自重。

真正詠道藏的詩，有宋蘇軾讀道藏詩：

嗟予亦何幸，

偶此琳宮居，

宮中復何有，

戢戢千函書。

盛以丹錦囊，

冒以青霞裾；

王喬掌關籥，

蚩尤守其廬。

乘閑竊掀攪，

涉獵豈暇徐。

至人悟一言，

道集由中虛，

心閑反自照，

皎皎如芙蕖。

千載厭世去，

此言乃選蔭。

人皆忽其身，

治之用土苴，

何暇及天下，

幽憂吾未除。

崇寧大觀間，（一一〇二—一一一〇）道藏增至五千三百七十八卷，可謂極盛。

宋史藝文志：道家凡七百十七部，二千五百二十四卷。內計道家類一百二部，三百五十九卷；釋氏類二百二十二部，一百四十九卷；神仙類三百九十四部，一千二百十六卷。

宋鄭樵通志藝文略：老子九十部，二百九十卷；莊子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諸子四十六部，二百九十四卷；陰符經三十九部，五十四卷；黃庭經三十部，五十七卷；參同契一十九部，三十一卷；目錄十一部，一百四十卷；傳一百三部，四百四卷；記三十二部，九十三卷；論五十八部，一百五十一卷；書四十四部，四百五十二卷；經八十五部，一百八十六卷；科儀五十四部，七十八卷；符籙一百三部，一百五十九卷；吐納七十四部，九十四卷；胎息三十部，三十九卷；內視二十三部，二十五卷；道引二十部，二十二卷；辟穀八部，八卷；內丹四十部，四十四卷；外丹二百三部，三百一十卷；金石藥三十一部，三十五卷；餌服四十八部，八十六卷；房中九部，十八卷；修養七十四部，一百一十八卷。凡道類二十五種，一千三百二十三部，三千七百六卷。

元泰定二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五），二月，丙戌，頒道經於天下名山宮觀。

元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長春門人披雲子，卽宋德方，掖縣人，事劉長生處玄得道，見掖縣志，收集藏經，共得七千八百餘帙，鈔板於平陽府永樂鎮，在爭之山西永濟縣東南百二十里，毗連豫境的地方。記其緣起，曾有至元刻石，原文至今尚在，已收入清吳昌綬松陵叢書中，冠於道藏闕經目錄之首。所敘道藏沿革頗詳，故特爲錄出，是亦研究道藏中，很重要的史料。

道藏尊經歷代綱目

「域中四大，道大爲先，極判三才，非道不立。夫道者範圍天地，統理人倫，生成萬物，恢張萬化，天理之自然者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人者氣稟陰陽之和，體具剛柔之性，心根仁義之端，一身之中，三才道備，所以與天地並立也。惜乎混沌鑿而純和散，澆漓扇而巧僞滋，不仁不義，不孝不悌，禮義廉恥之風喪，乖爭凌犯之俗成。妬賢嫉能，傷生害物，滅天理而窮人欲，人欲既熾，罪業生焉。罪業既深，凶荒疫癘，水火刀兵，劫運至矣。薄俗相仍，莫脫輪迴之苦，天尊哀憫，大開方便之門，下民失道，受苦無邊，乃演道爲經，談玄立教。故天書雲篆，則元始天尊開其先，寶笈瓊章，則道君老君繼其後。遂說三洞真經，洞真演大乘上法九聖之道，洞玄演中乘中法九真之道，洞神演小乘初法九仙之道，三部共一百九十三萬四千三百八十卷，祕在玉京玄都洞天海嶽，未盡降世。三洞真經又分四輔：洞真則太玄輔之，洞玄則太平輔之，洞神則太清正乙輔之，凡七科，號三洞四輔。

自伏羲神農之後，至殷湯武丁以前，歷聖相傳，經文流布者一萬五千餘卷。其諸真文所受，修行得道之經，行於世者，計二萬九百八十卷。上三皇，中三皇，下三皇，九皇所受，謂之玄經；天皇，地皇，人皇所受，曰內文；五方五帝所受，曰真文。受經修行，功行圓備，證品凡七果位。道門戒品一千五百二十七戒，隨法所受，檢制修行；道門科品三十六卷，科令檢制所受，及傳道品格；道門律品四十卷，制御鬼神，修錄罪福；至如章奏符圖論儀傳記，諸醮方術，諸疏法律經義，凡十四部，計一千六百二十七卷，皆隨經入藏，儒書醫書陰陽卜筮諸子百家皆與焉。宋簡寂先生陸修靜經目，藏經一萬八千一百卷。宋明帝太始七年考功郎中校勘，僅存六千三百有餘卷。後周法師王延珠囊經目，藏經八千三十卷。唐尹文操玉緯經目，藏經七千三百卷。唐明皇御製瓊綱經目，藏經五千七百卷。唐文宗太和二年，太清宮使奏陳止見五千三百定數。黃巢之亂，靈文認軸，焚蕩之餘，散无統紀，幸有神隱子收合餘燼，拾遺補闕，復爲三洞經。再經五季亂離，篇章雜糅，會逢炎宋紹隆，聖明相繼，免求瓊軸，大構銀題，申命校儲，條章森列，錄道藏卷目之首，冠寶文統錄之名，大闡玄風，式弘道化。丙申屬難，經藏俱廢。元啓運，有披雲子朱真人收索到藏經七千八百餘秩，鐫梓於平陽府永樂鎮東祖庭藏之。此道藏經歷朝興廢之大者也，敬刻之石，俾百世之後，尋經目者有考證焉。至元十二年歲次乙亥，九月望日立石。

據至元立石所書，則道藏鈔板實始於元之宋德芳。顧修所稱宋藏，恐係臆說，似不足據。至於後來明季譚經廠所合刻的，也是翻刻元藏，更無足論。至元立石之目的，在於敍明道藏經歷朝興廢之沿革，「俾百世之後，尋經目者有考證焉。」用意至善，可惜我們仍覺其略而不詳，不過在道藏的史料中，能找出像這樣的專篇論著，也覺得是難能可貴的了。人的慾望是無窮的，很希望能發現像這樣專論多篇，庶乎使本文漸臻完備。

錢氏補元藝文志，道藏七千四百餘卷。

明初金陵道院重編道藏，嘉靖中，譚經廠合而刻之，始於嘉靖，成於萬曆。除元代已焚毀無從列入外，新增者亦夥，間以扶乩所得，且有託之於呂祖文昌降筆者，刊行於北平白雲觀。白雲觀道士白雲霽，字明之，號在虛子，上元人，即據此爲道藏目錄詳註，書成於天啓丙寅（一六二六），載入清四庫全書，亦有單行本，新出刊之萬有文庫，已收入，共分二冊。其後又有續道藏，並焦氏易林，及堪輿之書皆列入。

明史藝文志：道家五十六部，二百六十七卷，內有道藏目錄四卷：即係白雲霽所著，惟未註明。此外有道經五百十二函。

道家有南北二宗，故道藏亦分南北二藏。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

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稱，稱授白玉蟾，玉蟾授彭相。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嚳，嚳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玄，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二。世傳宋人舊帙爲北藏，金陵道院重編者爲南藏。顧修彙刻書目說：道藏亦有南北二本，北藏係宋人舊帙，經後人編入他書，華陰道院有之，兵燹後，不知存否？「披雲子師事劉處玄，故其在永樂鎮所緝版的道藏，當爲北藏無疑。

(三) 道藏之分類

道藏分類較佛藏爲難，因佛藏原係獨立宗教，自成經典，流入東土，中國經籍志內無法容納，勢不能不使之獨樹一幟。而道藏則否，無真正之教主，率皆借古人以自重，其經典亦皆取之於古書，不獨可收入道藏中，卽儒家目錄中亦間可採入，不能成一妄言。故道藏目錄關於分類方面，似覺極爲困難，同時也覺出具體的渺少，不如佛教之廣大精深。但就其已往的分類方法觀察，殊有出人意外的地方，因爲牠的分類，却也總合佛藏有同樣的精密。

道經書目最早見於書本上的。是葛洪抱朴子內篇遐覽篇。遐覽篇內的道經書目，並未分類，亦未有著述人，不過總其書名，可分作經，圖，符，記，法五種。

最初道藏的分類，據今可考的，是岳州張君房撰的雲笈七籤。他把全道藏分爲三洞四輔，合爲七大類。三洞者：卽洞真部，洞玄部，洞神部。四輔者：卽第一太清部，第二太平部，第三太玄部，第四正乙部。在七個大類中，三洞又各分十二部：第一本文，第二神符，第三玉訣，第四靈圖，第五譜錄，第六戒律，第七威儀，第八方法，第九衆術，第十記傳，第十一讚訟，第十二表奏，每洞有十二洞，三洞卽有三十六部。因其分七部，故題名七籤。各類名稱的意義，可按照雲笈七籤裏面所解釋的，摘錄於下：

三洞

「道門大論云三洞者，洞言通也，通玄達妙，其統有三，故云三洞。第一洞真，第二洞玄，第三洞神，乃八景之玄旨，八會之靈章，鳳篆龍書，金編玉字，修服者因茲入悟，研習者得以還源。」

「洞真者，靈祕不雜，故得名真。」

「洞玄者，生天立地，功用不滯，故得名玄。」

「洞神者，召制鬼神，其功不測，故得名神。」

「洞真之教，以教主天寶君爲跡，以混洞太無元高上玉皇之氣爲本（上教）。」

「洞玄之教，以教主靈寶君爲跡，以亦無太無元無上玉虛之氣爲本（中教）。」
「洞神之教，以教王神寶君爲跡，以寔寂玄通元無上玉虛之氣爲本（初教）。」

四輔

四輔者：第一太清者，太一爲宗；第二太平者，三一爲宗；第三太玄者，重玄爲宗；第四正一者，真一爲宗。」

十二部

「本文者，卽三元八會之書，長行元起之說，其例是也。」

「神符者，卽龍章鳳篆之文，靈跡符書之書是也。」

「玉訣者，如河上釋柱下之文，玉訣解金書之例是也。」

「靈圖者，如含景五帝之像，圖局三一之形，其例是也。」

「譜，緒也；錄，記也；緒記聖人以爲教法，亦是緒元起，使物錄持也。」

「戒律者，如六情大惡之例是也。」

「威儀者，如齋法典戒請經軌儀之例是也。」

「方法者，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之一是也。」

「衆術者，如變丹鍊石，化形隱景之例是也。」

「記傳者，如道君本業，皇人往行之例是也。」

「讚訟者，如五真新頌，九天舊章之例是也。」

「表奏者，如六齋啓願，三會謁請之例是也。」

關於這個分類的子目，作者也煞費苦心，故不但意義非常精確，而且由本文直至表奏，其間是一貫有統系的。

此外鄒樵在通志略藝文志裏面，把道藏亦曾分類，計有老子，莊子，諸子，陰符經，黃庭經，參同契，目錄，傳，記，論，書，經，科儀，符籙，符籙，吐納，胎息，內視，導引，辟穀，內丹，外丹，金石藥，服餌，房中，修養，共二十五類。這僅是按照書的性質歸納起來的，合葛洪遐覽篇裏面所舉的道經，歸納爲經，圖，符，記，法，五種，有差不多的情形，不過又較爲詳細了，實不及張君房有統系可尋之分類。

根據張君房目錄，應用去分類的，最早就是明天啓間，白雲觀道士白雲霽所撰的道藏目錄詳注。雖有許多附會的地方，爲四庫提要所指摘，而一種書，其性質能在兩處互見的，也

未嘗不可，不能算是他的錯誤。不過現在總觀白氏之所分類，對於書之性質判別，實欠真確。其解題有將卷數細目寫出的，有將書的內容及註者寫出的，有將書之價值寫出的，有述書中一二語的，有祇將著者寫出的，紊亂無章，殊不一致，難免爲人所詬病。茲將四庫提要內，所評論的原文，摘錄如下：

以道藏之文，分門編次，大綱分三洞四輔十二類。三洞者：一洞真部，元始天尊所流演，是爲大乘藏法；二洞元部，太上老君所流演，是爲中乘中法；三洞神部，亦出太上老君，是爲小乘初法。四輔者：其一太元部，洞真之輔也；二太平部，洞元之輔也；三太清部，洞神之輔也；四正一部，三洞三輔所會歸也。所分七部，與雲笈七籤，一一相合，蓋歷代道家之舊目。其七部子目，則各分本文，神符，玉訣，靈圖，譜錄，戒律，威儀，方法，衆術，記傳，讚頌，表奏，十二類。其書則以千字文爲次，以一字當一函，函各具其卷數，自天字至羣字爲舊藏之目，自英字至將字，爲明人新續之目。每條各有解題，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之例。所列諸書，多摺摭以足卷帙，如劉牧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張理易象圖說內外篇，雷思齊易外別傳，案此本俞琰之書，雷齊誤以爲思齊，易筮通變，易圖通變，舊皆入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舊入地理類。

揚雄太玄經，邵子皇極經世，鮑雲龍天原發微，舊皆入儒家類。墨子舊入墨家類。素問，靈樞經，八十一難經，孫思邈千金方，葛洪肘後備急方，急救仙方，仙傳外科秘方，寇宗奭本草衍義，舊皆入醫家類。公孫龍子，尹文子，舊入名家類。韓非子，舊入法家類。孫子，舊入兵家類。鬼谷子，舊入縱橫家類。鬻子，鷓冠子，淮南子，子華子，劉子，馬總意林，舊皆入雜家類。錄異記，江淮異人錄，舊皆入小說家類。黃帝宅經，龍首經，金匱，玉衡經，元女經，通占大象歷星經，靈棋經，舊皆入術數家類。陶宏景華陽隱居集，邵子擊壤集，吳篤宗元集，舊皆入別集類。雖配題或有未妥，門目或有改易，然總無以爲道家言者，今一概收載殊爲牽強。蓋二氏之書，往往假借附會以自尊其教，不足深詰。雲霄所註，不能甚詳，而亦頗具崖略，考道家之源委，茲編亦其總匯也。

此後對於道藏的分類，尙未有所見聞，也是由於道藏很少流行的關係，將來研究道藏人多，或許能有些改正，這是後話。

(四)道藏之厄運

道藏因爲沒有名人爲之提倡，祇憑一些方士們硬拉來許多與自己道同志合的古人，名著

，強認爲自己祖師，經典。爲壯觀計，不惜拉入外道，遂致爲人輕視；再加以受佛教的排斥，故不斷的受着淘汰。

後梁大定元年（公元五五五）八月，北齊王如晉陽，還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遂勅道士皆剃髮爲沙門。詔曰：「得仙者可飛騰遠舉，不能爾者，宜改習歸正，詣詔玄上統剃度出家。」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由是齊境皆無道士。

唐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九月壬午，禁化胡經。

元憲宗八年（公元一二五八），詔釋道辨析化胡經。

至元十七年（公元一二八〇）春二月丙申，詔諭真人郝志誠等，焚毀道藏僞妄經文及板。

至元十七年（公元一二八〇）十一月二十二日，帝師登思八示寂，年四十二歲，學士王磐奉勅述行狀曰：「年二十釋道訂正化胡經憲宗，皇帝詔師剖析是非，不能答，自棄其學。」

至元十八年（公元一二八一）冬十月巳酉，張易等言參校道書，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僞撰，宜悉焚毀。乃命僧道兩家辨析，特奉聖旨云，除道德經是老子真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差官盡行燒毀。所降的原詔上說：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道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隨路宣慰司，按察司，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站人匠等官，并衆先生元稱道士爲先生每，在前蒙哥皇帝即憲宗聖旨裏，戊午年，和尚先生每折證佛法，先生每輸了底上頭，教十七個先生剃頭做了和尚，更將先生每說說做來的化胡等經，并印板，都燒毀了者。隨路觀院裏畫著底，石碑上鐫着底，八十一化圖，盡行燒毀壞了，者麼道來。如今都功德使司奏，隨路先生每，將合毀底經文并印板，至今藏着，卻不曾毀了。更保定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庵頭，關西等處，有道藏經板。這般奏的上頭，教張平章，張右丞，焦尙書，泉總統，忽都于思，翰林院衆學士，中書省客省使部按釋偽錄卷六及本文後，皆有中書省客省使部替，此處似脫替字，中書省宣使苦速丁淵，僧錄真藏，僧判，衆講主，長老等。張天師宗演，祁真人志誠，李真人德和，杜真人福春，衆先生每，一同於長春宮內分揀去來。如今張平章等衆人每回奏：這先生家藏經，除道德經是老子真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多有詆毀釋教，偷竊佛語。更有收入陰陽醫藥諸子等書，往往改易名號，傳注訛舛，失其本真。僞造符咒，妄言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夫妻和合，有如鴛鴦，子嗣蕃息，男壽女貞。誑惑萬民，非止一端，意欲貪圖財利，誘說妻女。至有

教人非妄，佩符在臂，男爲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等。及令張天師，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試之於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僞妄，不敢試驗。今儀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藏說謊經文，并印板，盡宜焚去。又據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等奏告：據道藏經內，除老子道德經外，俱係後人捏合不實文字，情願盡行燒毀了，俺也乾淨。准奏，今後先生每依著老子道德經裏行者。如有愛佛經底，做和尚去者。若不爲僧道，娶妻爲民者。除道德經外，說謊做來底道藏經文，并印板，盡行燒毀了者。今差諸路釋教泉總統，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前去。聽旨到日，不問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儒生），軍民人匠，應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木處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力用心拘刷，見數分付與差去官眼同焚毀。更觀院裏畫着底，碑上鐫着底，八十一化圖，盡行除毀了者。自宣諭已後，如有隨處隱匿道家一切說謊捏合，謗釋教，偷竊佛言，窺圖財利，誘說妻女，如此誑惑百姓符咒文字，及道家大小諸般經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氣力拘刷，與隱藏之人一體要罪過者外。民間諸子醫藥等文書，自有板本，不在禁限。准此。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至元二十二年(公元一三四五)乙酉，聖旨焚毀諸路偽造道藏經，書事於石，碑記甚悉。聖旨禁斷道藏偽經，下項見者，悉應便宜收取：

化胡經

猶龍經

聖紀經

西昇經

出塞經

明真辨僞經

九天經

赤書經

上清經

南斗經

玉緯經

十二虛無經

紀勝賦

辨仙論

齋邪論

三破論

太上實錄

青陽宮記

玄九內傳

帝王師錄

三天列記

十異九迷論

歷代應現圖

佛道先後論

欽道明證論

輔政除邪論

謗道釋論

十山論

辟邪歸正論

藏天隱月經

赤晝度命經

歷代帝王崇道記

三道根源圖

混元生三清經

混元實錄

靈寶四十二生經

高上內傳

樓觀先生內傳

五公問虛無經

聖旨就大都大愍忠寺，焚燒道藏偽經，命大都報恩禪寺林泉長老下火，謝恩畢，拈香云：

佛心王子愍衆生，恐墮之塗邪，見坑個裏，了無偏黨處。就中朱紫要分明，所以道
聖鑒無私，天機莫測，既來頌德，敢不酬恩。此香端爲祝延當今皇帝云，伏願金輪與法
輪並轉，福越三祇；舜日共佛日齊明，壽延億劫。」

次舉火云：

「憶昔當年明帝時，曾憑列燄辨姘媼。大元天子續洪範，顯正摧邪誰不知。……」遂以火炬打一圓相云：

「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着眼看。林泉長老從邁奉勅下火。」

至元二十三年丙戌（公元一三四六），大都道者山雲峯禪寺住持如意祥邁長老，奉勅撰辨偽錄五卷，其篇目云：

「妄立天尊偽，創立劫運年號偽，開分三界偽，隨代爲帝王師偽，老子出靈寶三洞偽，遊化九天偽，僞佛經教偽，老君結氣成字偽，周文王爲柱下史偽，前後老君降生不同偽，三番作佛偽，冒名潛姓偽，合氣爲道偽，僞佛神化偽。」

（五）化胡經被禁之原因

當四世紀時，道士王浮撰化胡經一卷，魏明帝爲之序。經言老子歸崑崙化胡，次受廟賓

，後及天竺。裴松之三國志注言：「世稱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其說蓋起於此。至七世紀之下半葉，或八世紀時，增爲十卷，或十一卷。在五二〇年，或五二三年間，釋道之徒，關於老子化佛事，已有爭論。六六八年，唐高宗會敕天下搜聚焚棄此經，但六九六年，道家又運動寬其禁，時有著名之畫家，繪有老子化胡之圖。至七〇五年，又禁之，然未實行。至十三世紀，宋末之時，道家對於此經，又有增益附會之文，附八十一化圖於經內。元時喇嘛帕思巴審查此經之結果，主張重禁。一二八一年及一二八五年，又敕禁之。自此以後，關於化胡經之紀載遂絕，直至最近米萊 Herbert Muller 曾發現一道家之書，其名爲金闕玄元太上老君八十一化圖說。敦煌亦發現唐代之化胡經，惜已殘缺不完，惟存第一及第十兩卷，刊入敦煌石室祕書，及石室祕寶二叢書之中，後又於敦煌發見文書，及司坦因 Steindler 之諸寫本中，發見化胡經之其他部份，題名爲太上靈寶老子化胡妙經，似爲十卷本之一卷，非王浮之原書。

歷來佛道兩教是積不相能的，各尋理由，互相攻訐，而道教以勢力微弱之故，常廣收雜書以自雄厚，遂有外道羸入，轉爲佛教攻擊之目標，不能自益其美，反受其累。化胡經現在雖不能知其內容，然就其殘編斷簡來看，有許多教人可以攻擊的空隙。

八十一化圖中之第三十四化，爲老子化佛之圖，其弟子輩名之爲末牟尼。四十二化，爲老子化末牟尼之圖，據佛祖歷代通載引辨僞錄云：

「老子入摩竭國，現希有相，以化其王，立浮屠教，名清淨佛，號末摩尼。」此段即係節引化胡經，其原文爲

「次卽南出，至於烏場，逼歷五天，入摩竭國。我衣素服，手執空壺，置精舍中，立浮屠教，號清淨佛。令彼刹利婆羅門等，而奉事之，以求無上至真之道。」

辨僞錄又有：「道成類佛陀，衆號末牟尼。」之語。

宋洪邁夷堅志，述明教會事有云：

「白佛爲世尊，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經，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蘇隣國中，降誕玉宮爲太子，出家稱末摩尼。」

宋陸游的老學菴筆記：

「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贊其後。」

佛祖統記卷四十八：

「嘗考夷堅志云：喫菜事魔，三山尤熾。爲首者紫帽寬衫，婦人黑冠白服，稱爲明教會。所事佛衣白，引經中所謂白佛，言世尊，取金剛經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爲第五佛。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經，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郊玉界蘇隣國中，降誕玉宮爲太子，出家稱末摩尼，以自表證。」

司坦因 Stein 發現之化胡經卷一中有云：

「後經四百五十餘年，我乘自然光明道氣，從真寂境，飛入西那玉界蘇隣國中，降誕王室，示爲太子，捨家入道，號末摩尼。轉大法輪，說經誡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教化天人，令知本際。上自明界，下至幽塗，所有衆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衣彩，自然來入中洲，是効也。當此之時，黃白氣合，三教混齊，同歸於我。仁祠精舍，結棟連藹。翻演後聖，大明尊法。中洲道士，廣說因緣，爲世舟航，大弘法事。動植含氣，普皆救度，是名總攝一切法門。」

總觀以上所引各書，化胡經雖爲道家所撰，然所述事實，幾全爲摩尼教。王浮所撰化胡經僅一卷，已不可見。自八四三年後，中國之摩尼教，既不能與伊蘭之宗教相接，而又爲官廳所禁止，遂不得不依附佛教道教以自存，所有經典，也皆分別潛入各藏，以圖自保。

王浮難保不是摩尼教中人，就是不是摩尼教中人，其後增修者，也必爲摩尼教人，竟把化胡經差不多完全變成宣傳摩尼教的作品了。摩尼經雖一時潛入各藏，然釋道二家皆詆斥摩尼爲外道；文人方面亦多對之不滿，老學庵筆記斥爲「誕謾無可取，真俚俗習妖妄者所爲耳。」陸游的渭南文集卷五，所載一一六六年條對狀云：「欲乞朝廷戒勅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有犯於有司者，必正典刑，毋得以習不根經教之文，例行闊略。仍多張曉示，見今傳習者，限一月聽齋經像衣帽，赴官自首，與原其罪。限滿重立賞，許人告捕。其經文印版，令州縣根尋，日下焚毀。仍立法，凡爲人圖畫妖像，及傳寫刊印明教等妖妄經文者，並從徒一年論罪，庶可陰消異時竊發之患。」可見當時爲人所恨之深。普通輿論既是這樣。而歷代國家亦有明文裁制。

通典卷四十：

「開元二十年（七三二）七月，勅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

是其徒自行，不須科罰，漢人却嚴加禁斷了。

唐會要卷三十一：

「會昌三年（八四三）勅。摩尼寺莊宅錢物，並委功德使，及御史臺，京兆府差官檢點。在京外宅修功德迴紇，並勒冠帶。摩尼寺委中書門下條疏奏聞。」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云：

「詔回鶻營功德史，在二京者，悉冠帶之。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於道，產費入之官。」

宋時雖不知是否准行陸游請立之法，然在一二三七至一二四〇年，良渚（即僧宗鑑）所增訂之釋門正統云：

「良渚曰，準國朝（宋）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左道論罪。」

是摩尼教亦不容於宋。

元律乃依宋律參定之法規，觀其屢次之刪改道藏，銷滅化胡經，知其待遇摩尼教與宋同。元史刑法志云：諸以白衣善友爲名。聚衆結社者禁之。」則當時已有禁止摩尼教之文，似無疑義。

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一云：

「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自號蠱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燒散，伴修善事，扇惑人民。爲首者絞，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清律參用明律，亦有相類禁止彌勒，白蓮，白雲，明尊等教之文。

總觀歷代政府對於摩尼教之壓迫，文人們對於摩尼教之非難，化胡經既合摩尼教有關，當然不能令其存在；何況又有佛教在一旁不住的攻訐。且因此些微外道經典，轉爲道藏盛名之累，反牽扯到對其他道藏經典不信任問題，於是時常發生甄別道藏經典的事實，其他經典也有因此而被淘汰的。但是無論那一次的甄別，化胡經很少倖免，所以注視牠的原因，就是因爲是外道的經典。

(六) 道藏之書目

修靜經目

宋簡寂先生陸修靜撰，共收藏經一萬八千一百卷。爲經籍中之最早道藏經目，見至元刻石。

珠囊經目

後周法師王延編，有經八千三十卷。

玉緯經目

唐尹文操編，集經七千三百卷。

瓊網經目

唐明皇製，共存經五千七百卷。

道藏音義目錄

唐崔湜薛稷沈佺期道士史崇玄等撰，共一百一十三卷，見唐書藝文志。

寶文統錄

宋王欽若編，凡經四千三百五十九卷。

宋萬壽道藏三十六部經品目

編者及卷數皆不詳，僅書名見於道藏闕經目錄中。

宋萬壽道藏經目錄

共十卷，編者不詳，見道藏闕經目錄。

金萬壽道藏三十六部經品目

編者及卷數皆不詳，僅書名見於道藏闕經目錄中。

金萬壽道藏經目錄

共十卷，編者不詳，見道藏闕經目錄。

金之目錄，與宋之目錄，名稱同，而卷數不同。雖未得見原本，料

衆經目錄

編者及卷數皆不詳，書名見道藏闕經目錄。

洞玄靈寶三洞經籙品格要訓目錄

編者及卷數皆不詳，見道藏闕經目錄。

洞神三皇五嶽目錄

編者及卷數皆不詳，見道藏闕經目錄。

上清源統經目注敍

編者及卷數皆不詳，見道藏闕經目錄。

以上三種經目，就其名稱上觀察，不類普通的一切經目，想係經目中之一種，非全量的，是某一單位的經目。惜書亡無考。

道藏闕經目錄

著者不詳，共二卷。曾有袁氏貞節堂鈔本，收入松隣叢書。

道藏目錄詳注

明道士白雲霽著，共四卷，以道藏所有，分門編次。其大綱分三洞四輔十二類，以千字文紀部目，每條各有題解，防崇文總目之例。

道藏書目

鄧自和撰，共一卷，有大洞真部八十一秩，靈寶洞元部九十秩，太上洞神部三十秩，太真部九十六秩，太平部一十六秩。

(七)道藏之存放

道藏爲道教之經典，凡有規模之道教廟宇，莫不有道書之存放，是否能爲全藏，則難決定。自元泰定二年，頒道經於天下名山宮觀之後，是存放道藏之各廟宇，爲數當不在少，不過就典籍上所記述的，則爲數無幾。

華陰道院

存宋人道藏一部，見顧修書目。

平江天慶觀

存宋人道藏一部，見雲笈七籤，

金陵道院

曾以其所存重編道藏。

北平白雲觀

此卽由金陵道院重編道藏刊行之本，明刊梵夾本。

江寧朝天宮

存有道藏，孫星衍曾假之以校抱朴子。錢大昕亦借閱過，見下文。

吳門元妙觀

錢大昕在跋道藏闕目錄內說：「昔惠松厓徵君嘗爲予言，道藏多儒書古本，予心識之。晚歲歸田，於金陵借閱朝天宮本，於吳門借閱元妙觀本，粗能記其名目，未得鈔而入諸笥也。袁君又愷與予同好，而聚書益勤，頃歲購到不全藏本六百餘卷，又於元妙觀借鈔約二百卷，皆吾儒所常讀之書，而科儀符錄不預焉，可謂舉其精華，而遺其糟粕者矣。宋藏經目錄失傳，此冊（指道藏闕經目錄而言。）乃元人所記，合之今所傳者，可以得宋藏之梗概。」

乙卯初秋。錢大昕書。」

以上爲原跋全文。

內府經板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八，所述內板經書紀略，中有道經一藏，計五百十二函，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九葉。共用白連四紙三萬八百九十七張，黃連四紙一百七十六張，藍毛邊紙三千十八張，黃毛邊紙五百二張，藍絹一百八十二匹一丈八尺六寸，黃絹二十四一丈六尺，白戶油紙八千三百七張；黑墨一百六十斤八兩，白麵七百五十斤，明礬二十五斤。所記印刷用材料頗詳，從這裏面不獨可知其卷數，也可由此推知其裝訂情形。同時所述者除道經外，尚有佛經番經各一部，其記述之詳，也合道經一樣。原書現存松隣叢書甲編中。

常熟瞿氏

鈔本

瑞安孫氏

鈔本

嶗山太清宮

存有道藏一部，明刊本，萬歷二十六年戊戌（一五九八）七月，奉旨印造施行。萬歷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十月頒發，共道經五千零四十八卷，現缺七十冊，裝六大櫥，分排於大殿內之兩壁，終日嚴密封鎖，禁

人翻閱，惟爲應付遊山客人需要起見，特由道藏中抽出一二種，以備人參觀。

二十一年五月，因顧頤剛先生來青之便，又約王崐玉先生，三人偕遊嶗山。五月二十三日在太清宮留宿一宵，得觀道藏中之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救苦經各一卷，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一卷，廣寧子郝大通撰太古集十五卷，長真子譚處端撰水雲集三卷，長春子尹處機撰樞溪集十五卷。俱係卷摺式，每卷末頁附一帶甲武士圖，一手執纓槍，一手執經卷，肩際有一葫蘆，放出三隻蝙蝠，脚下踏有一蛇，像立雲霧中。集十冊爲一函，函爲黃色布做成，縛以黃帶，函之封面貼有紅簽。每卷之末頁，皆刊有「大明萬曆戊戌年，七月吉日，奉旨印造施行」等字樣。古色古香，備極莊嚴。終因不克自由翻書的關係，故不能知其卷數及冊數，以及是否真正完整殊爲憾事。

但據上清宮道人賈字航云：「時有閱經道友，擇其中有重要者，欲行抄寫，又覺麻煩，多用刀割裂以去。」這也是可能的事實，各地圖書館裏面，時常也有這種割書裂報的行爲，在智識階級都能取這種手段，又怎能怪他們俗人。太清宮內客堂案上，尙陳列着一篇萬曆勅諭，是保護道藏的，茲抄錄如下：

勅上皇恩勅諭：藏經安于本宮，教中慶幸，千載奇逢。凡在本宮，各守清規，掃除外念，共合一心，同受淡薄，莫生暴怨。神前焚修，虔誠潔淨，朝夕看誦，香燈十分仔細，庫房廚房不許私取妄費，執者不許偏衆先滄，不許慢上欺下，心懷不端，亦不許立心爭競，口發胡言，各安鍋皂。欲住苦樂同受，欲去任從自便，來去明白，出入公幹。如有違犯清規，經重論處，跪香頂石；甚之責罰不服，稟官究治，特示！萬曆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曉諭。

這篇勅諭照年代觀察，大約即係隨道藏同時頒發的。

(八) 結論

道藏之得人重視，自近代始，其惟一的用途，就是依據他的版本，去作校勘的工作。因為道藏中多納有周秦諸子，晉唐佚書，又多據宋元舊刊，錯誤甚少，並不是崇拜他的宗教，合信仰他的法術。楊守敬說：「道藏古子，維刻於明，實根源于宋，故乾嘉學者，多從之校訂。惟分卷務多，與歷代未合。向來傳本已少，兵燹之後，不知海內尚有全藏否也？卽奇零新編，亦足珍耳。」照此看來，楊守敬氏雖號稱藏書豐富，似亦未見過全藏。誠然，在清之中葉，惠松匡錢曉徵等，多由道藏校刊古籍，於是道藏一書，匪特祇供道家之用，重新另闢蹊徑，漸與學術界相接近。邇來思想解放，學術進步，道藏不僅可爲校讎的根據，更進一步爲科學的研究。商務印書館曾將道藏選出數種，翻印單行本。將來向不爲人注意，多年埋沒於荒利古廟之道藏，恐怕也能大放異彩，在科學上佔一位置，有駕佛藏而上的機會。

顧頡剛先生爲史學大師，曾在嶗山同閱道藏，未識是否引起他研究的興趣？我希望他能挪出點工夫來談道藏，庶使聖經增光，名山生輝，強似我來嘍舌。

這篇道藏的考略，記述極爲簡單，現在我自己看來，也不滿意，但是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關於道藏史料發現困難，怎能求其完備。現在祇好把這篇作爲我所蒐集關於道藏史料的一個暫時的總匯，將來再有發現，亦可續爲加入，這樣長久下去，也不見得不能成爲很完備的考略。

(完)

2
556022